



09972

陸庵文集卷之四

明黃淳耀著

五帝本紀

涇縣潘錫恩校

甲申新志 齋中集

堯舜禹湯或以爲謚或以爲皆名或以堯舜禹爲名湯爲號余謂
皆非也謚法起於周公以堯舜禹湯爲謚者固不足據而以有繆
在下曰虞舜及束禹等文證其爲名則亦非也史傳多追稱之詞
如左傳石碯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戰國策馮煖謂梁王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此類甚多二典亦當時史臣所記舜禹皆追稱耳
以來禹爲君稱臣名則禹敷土爲臣書君名平堯之祖稱堯祖文
祖堯稱神宗豈得君臣皆名漫無所別乎孔子於老彭已不斥其
名如堯舜禹果名豈得屢見於書乎按秦始皇制曰朕聞上古有
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則堯舜禹湯皆號也生爲號死
爲謚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四

爲謚

太史公五帝紀贊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歷叙已所采於
長老及春秋國語與他說之足以參古文者而成是篇則凡騎龍
鑄鼎諸詭異事乃太史公所謂不雅馴棄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撮
其棄餘而津津艷稱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贊皆有超識司馬貞妄
譏之以爲不能備論遂別爲述贊彙括通篇每人置評事雖不遺
意見則猥陋矣

夏本紀

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莒六
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臯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
禹臯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代以前事多荒忽吾取

二三策耳

殷本紀

微子去商殷紀及微子世家皆謂與太師少師謀太師名疵少師名疆見於周紀世以比干爲少師者誤也

秦本紀

子長爲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是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紀之曰此卽正統之說也歐陽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蘇子有言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子長之本紀其卽歐陽子蘇子之論所從出也夫子長豈不知秦項爲天下之公惡也哉以爲政固嘗繼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嘗專天下之約矣吾從其繼周而有天下與夫專天下之約者而爲之本紀非進秦項於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四

二

代也雖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國爾籍雖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爲有天下之始皇立紀則可爲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與始皇宜合而爲一籍宜降而爲傳

世以秦爲伯益之後以栢翳伯益爲一人蓋據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之語而以尙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以爲卽益也按杞東樓公世家云栢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世儒讀史沿誤此其一端

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卽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

數與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

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強弱至六卿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於秦然晉尙爲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爲韓趙魏而晉析爲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尙與秦更相強弱析而爲三則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爲諸侯秦取天下之大窾也

秦始皇本紀

左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與李斯同諫二世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具五刑夫去疾劫能諫其君又能引分自裁亦賢者也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攜聞朝駢首并命哀哉

項羽本紀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三

楚之擊漢也非身行間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而覆之該下自古以弱敵疆者句踐樂毅漢高皆善用合從之法者也援興於楚而敗者項梁梁之才非勝廣武臣及也爲秦將而敗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馬欣董翳及也爲項籍將而敗者龍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驕章邯破之章邯驕楚破之龍且驕韓信信破之驕者敗之媒哉

義帝始能奪羽軍將之又能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故有英氣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城帝爲奇貨以令天下事濟之後自當不免帝蓋遊其彀中而不知也悲夫楚漢之際六國竊起自立惟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爲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

邯鄲走而西是榮之復振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蟲出矣及梁既
追章邯兵益盛梁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乃要楚趙殺田假一
門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
僇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義不忍殺也覆
用爲讐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
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五諸侯
兵乘間東向矣雖榮之舉事非以爲漢而實陰爲漢用也吾故曰
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漢甚大田橫死高帝爲之流涕帝固心
德田氏也夫鴻門之會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
坐張良西向侍按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
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
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嚮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
坐責之皆以東爲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夫次沛公
也

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
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
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景陵鍾氏論羽如此愚謂不然羽率
諸侯兵西入關不過以破章邯軍爲諸侯冠耳此時諸侯所推戴
之懷王尙在楚先入關有功之沛公不可殺從入關之諸侯各有
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約宰割不平故田榮陳餘首發兵端
而沛公乘之於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雖發入難前勸漢王
捐關以東子信越等後又勸漢王益封信越使人自爲戰其所異

於酈生者立六國後則不復爲漢用立信越則漢將也

高帝本紀

劉辰翁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不下攻外黃未下而通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擣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得敵去爲幸何暇追襲此橫行之道也若每邑頓兵得寸失尺畏首畏尾聲實皆喪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獨宛強大追敵近復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云云須溪此言可謂深得楚漢用兵之略矣李密與唐太宗並爭天下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師老厭戰難以立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用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五

風震駭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斃於堅城之下坐糜歲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淵從之遂克長安此成敗之機也然亦惟秦隋之弊故漢唐得行其乘間襲取之謀使國猶有人固危迫也前高祖而入秦者周章至戲却矣章豈非推鋒直往者乎魏延以夏侯楙怯而無謀欲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十日可到長安而令孔明從斜谷來與之會亮以爲危計不用當時夏侯楙雖怯而司馬懿在朝謀士如林非可以聲勢恐喝取也自子房不敢易宛而延欲以偃兵空虛之國視魏認我此兵法所貴於知己知彼也馬疎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叙事處互有疎密如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漫然取致爾而班史於高帝八年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於馬也項羽本

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民父子語遷於高帝紀中自削之固乃仍其削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疎於馬也他可類推

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塵埃中識天子鄰侯且難之况他人乎高祖得天下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仇怨何不廣也憂羹之怨不忘其嫂亡賴之言必反其父孰謂乃公大度者石勒少時爲李陽所辱曆號後乃能優容之彼且如此而高帝不能惜哉

紀信不侯

辨一則見雜著

息者男女之總稱俗以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而誤以息爲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祖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四

六

呂后本紀

呂后死產祿欲爲亂其不敢卽發者非獨憚絳侯朱虛也以灌嬰齊王連兵於外故也韋孝寬破尉遲迴於外而楊堅篡周魏元忠破徐敬業於外而武曌篡唐比事觀之嬰之功大矣

高帝憂趙王如意左遷周昌相之豈特以其貴彊哉昌曾力爭廢太子事爲呂后德庶幾呂后不復作惡也然后殘忍豈復顧念前事一木彊人遼速之斃耳劉辰翁謂高帝托人必得如信布者乃可否則能調護兩宮間如滕公輩又否則能以言語微意感動如陸生余謂帝處此決無上策果托人如信布必挾趙王爲奇貨搖動天下矣滕公陸生輩居外廷非有如辟陽侯朝夕存側者且以留侯之智呂后使建成侯劫之何滕公陸生之能爲也無已其如齊悼惠王之尊魯元公主乎又無已其如朱虛侯章之妻呂祿

文帝本紀

余讀文帝紀卽位將一年乃修代來功羣臣請立太子下詔欲擇諸侯王昆弟及賢有德義者羣臣固請始許之又立趙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然後立其三子爲王次第可觀以爲有王者舉動及讀齊王傳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始知帝所爲假仁者耳射鈞斬祛之恨霸者猶能亡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豈公義乎

田橫之海島尉佗之蠻夷皆足以爲中國患佗材非弱於橫者也高帝於橫則召之休以不來則加誅至自殺而後已于佗則因而乾坤正氣集卷四十四

七

立之何也橫與帝俱嘗南面稱王故以臣之示武佗不起中國故以封之示恩召橫時初定天下兵力尙完封佗時征茶征布征信征豨兵力殫矣帝之屈伸操縱如此

禮書

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謂銳意禮樂矣而神仙土木征伐之事曰盛是謂有其外而無其內

律書

律書先謂律爲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突接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則叙律之應歷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末復歸之於神爲生數成聲之

本其理微妙其文簡質變化定非褚先生所能辦也

封禪書

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謗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曷嘗不封禪爲下文舜禹封禪張本繼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爲下文秦始皇封禪張本繼又云雖受命而功不至云爲下文漢高漢文不及封禪張本又云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紀聞云便見封禪爲曠絕之事而非世主所當舉行者也尙書曰一段舜之封禪不過如此禹遵之亦無神仙可記至孔甲失德之君始聽於神而禳祥之說後世紛紛傳會如太戊高宗則不過修德勝災而已至周世郊社之舉亦未始及於神仙此所以爲三代盛隆之際也周衰道廢而西時鄜時始興於秦此武帝祠神君親祠竈之濫觴也管仲設辭以拒桓孔子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八

存禘而不論自秦開禱祀之端始皇承之益以入神之說杳渺無稽而齊人奏五德之運燕人爲方仙道則謬悠之說流傳於此二方此武帝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之濫觴也三神山之說極幻而秦皇信之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甚矣封禪之無益後之人主知此亦可以悟矣於是結之曰此其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以見漢武固無德而尋秦皇之覆轍者也以下叙秦時山川百神之祀以見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及釐正漢文稍惑於新垣平之說俄厭怠而止孝景亦無所興以見文景之爲賢君也此下鄭重其辭以接之曰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神以見古者之封禪不過以告成功而武帝之封禪乃在於求神仙也始於求神君終則崇信李少君於是燕齊之士翕然來臻競述其鬼談詭說以惑帝而帝終已不悟矣其紀文成五利公孫卿之言

皆鄙倍句誕中人以下皆不信而帝酷喜之弗見而以爲德星天
旱而以爲乾封直書其事而已宛然一始皇矣文章之妙如此至
其筆法往往見於單句隻字之間其屢用或曰字蓋字焉字若云
字皆疑辭也茅順甫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脉貫串如一句誠
然哉

太史公封禪書之妙全在叙舜禹三代及秦始皇事爲案而入武
帝後隱然見帝之異於舜禹三代而同於始皇褚先生節之自尤
敬鬼神之祀以下爲孝武本紀神氣索然矣所謂續鳥藏鶴者
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崙爲譏武帝而作然河渠書當
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於神仙時也

平準書

余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令此善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

九

政也幾於王矣然漢文從晁錯言輸粟拜爵至得爲大庶長大庶
長之官食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孝景又募民輸粟贖罪
則不軌之民恃富而犯法者固不能無也是以漢武之初雖家給
人足至於錢貫朽粟腐敗而兼并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此皆禮義
鮮少之故也不待武帝靡耗中國而已知其不可久矣漢有最不可
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帝定
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
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坐者微而關剪功臣
之袂大無謂也豈漢世封爵太多食邑旣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
以削之耶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
準書中則朝廷微意噉然矣

卜式者富人之學黃老者也弟壯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賦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至于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數分子此在陶白輩優爲之然有長者之意焉漢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自人情言之非欲官則言寃而式爾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餌投竿跪膝而以鈞武帝也乃詘於公孫宏久不見報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年又持錢二十萬子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二年中驟躡九卿進官少府居奇貨者孰善於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逆知海內財匱天子兢兢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先事輸財不惟免禍又以得官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使式此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

稍遲必無幸矣未幾以言鹽鐵算船事致天子不悅稍誦其官又因天旱求雨進言曰縣官當食租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取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斯言也雖謂有大臣之風可也大史公平準書以式語作結雖其意在於譏武帝而亦有取於式也夫

吳太伯世家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之父奢以無罪見殺於平王其兄尙駢首并命爲子弟者有至痛焉員也倒行逆施以快其悁悁之忿君子固不深誅也若曰誅之則傷人子之心與之則悻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弑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肯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於季札及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復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夫光爲諸樊

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爲國人所援立而爲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弑之而員也以急欲報吳之故進人於光側而速其弑焉是不亦傷君臣之義而大逆天道也哉語曰伐國不問仁人加子胥者難與並爲仁矣

齊世家中載管晏事吳世家中載子胥事越世家中載范蠡事鄭世家中載子產事蓋皆掇其大者而管晏子胥另立傳范蠡又入貨殖傳子產又入循吏傳太史公之倦倦於五子至矣獨不爲季札地乎豈以其讓國大節已見吳世家中欲別立傳無可稱述乎愚謂管晏事功既詳見齊世家而本傳止摘其一二逸事如札讓國之外豈無可論者卽觀樂事已足別立一傳矣札爲聖人所許乃不得與管晏比太史公於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元年稱楚人文九年書楚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一

子自是遂與春秋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吳亡而越亦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按三國皆僭稱王其爲蠻夷等也吳以強陵中國時越志在復讐皆非有仗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爲縣從申叔時之諫而復之鄭伯肉袒卽塵軍退舍宋華元以情告卽罷兵解圍此二事者信乎其爲霸主也子由所謂禮義當指此使當時能革僭號則桓文何足道哉

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諸世家叙諸侯事而王室始亂伯主代興皆謹書之如厲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莊之立卒與申生之殺及敵國相滅各國臣子之弑其君

皆三致意焉而於孔子之生卒及相魯尤詳至書魯隱公初立者以爲作春秋地也此等義例皆不媿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質子糾而事之襄公旣弒則惟恐子糾之不得立也而其爲子糾謀則亦有未善焉春秋時列國亡公子之在外而終得反國自立者外必有強國主之內必有強臣應之然後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卽奉子糾奔魯夫魯相忍之國也豈可恃哉彼莒衛爲小白外主高國爲小白內主莒衛合則足以敵魯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敵高國也管子盍求大國如秦晉者而請命焉而陰結其大夫之足以制高國者以爲腹心然後求入如不得入亟爲逃死之計可也乃竟賢質然出于于然入徼倖於射鉤之一中而懈不復脩遂使子糾生竇之殺如屠豕然豈不惜哉夫晉文當奚齊卓子旣弒之後晉人來迎可以入矣其不入者畏內變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一

四

及間闕十九年輔之以秦繆之威而後敢入呂省郤芮復懷反側微勃鞞之告則文公幾於不免甚矣亡公子自立之難也嚮使子糾幸而先入高國謀之於內小白攻之於外事猶未可知也况不得入乎有如秦晉主子糾於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脅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於已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爲子糾謀則未善也意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開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甚哉郤克之忿戾也使於齊齊君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夫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爲快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卻克嘗執四人殺之於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於晉也

齊襄公營主屢者弟及管至父殺襄弟以身死之齊莊公營宦者

賈舉及崔杼弑莊舉以身助之咎弗者襄公以見公子彭生而失履弗無罪也咎舉者不知何事咎之當不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

田闚相爭子我殺於成子而齊亡曹馬相軋曹爽殺於仲達而魏

魯周公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按此說斷乎其爲謬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四

三

周公固當爲百世計其於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魯國之人民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面命而手畫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歟又豈待太公報政之速始服其簡而嘆其子之智不出此歟且國無成俗願轉移何如耳以朝歌之汚染聖人猶能變之今治魯不至若朝歌之難也何三年之內立法一定遂坐視其後世之北面於齊而莫之能改歟考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也審以太公之法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尙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別其宜乃作立政以便百姓則其涵濡漸漬更有甚焉而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亦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何歟夫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載考績孔

子爲政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卽孔子之成也此而尙以爲遲則必出於一切苟且之法然後可吾不知其何以爲周公與不但此也太公聖人之亞治國必當有法豈有五月報政之理與爲此說者戰國謬悠之談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韓詩外傳采之則皆義理不精好奇輕信之故也

衛康叔世家

衛伋壽晉申生事極相類伋壽至性既類申生而晉獻以烝齊姜生申生衛宣以攘伋婦齊女生壽亦相類齊女讒伋驪姬讒申生亦相類申生死無後伋壽死亦無後亦相類獨壽爲齊女所出其母讒伋而壽死之此尤人情所難甚乎哉孝子之不得於頑嚚也

宋微子世家

作微子世家言而箕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四十四
西
乎箕子國於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爲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微子而同傳則微子爲宋祖又無可降之理故牽連書之而贅復以孔子之言終之此太史公筆法所在

蘇子由曰聖人雖與人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况與人爭利哉此爲周公而發余最愛此論以爲非坡公所及蓋封武庚於殷封微子於宋舉蔡叔之子胡爲卿士周公之心與堯舜一也坡公非武論直是敢於背誕

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邗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商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此論可與子由相發

晉世家

晉世家叙文公入立呂省郤芮作亂事繼以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於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畧實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亡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臣使來者聞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外控轡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耳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憤憤甚矣安能圖伯

晉勝楚於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五

平賞則先萬世之利戰則徼一時之功此文公之所以止於伯歟不然雖爲西伯可也戰則徼一時之功賞則先萬世之利此文公之所以終能伯歟不然雖爲宋襄可也

晉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仁義二字自孔孟而外無人能道而曠以一瞽矇發之大哉言乎太史公書之亦是特筆

楚世家

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

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按楚王之淫樂不聽政乃術也彼陰以此別其臣下從吾於樂又從而諂諛之者不肖人也苦口力諫者賢臣也故一朝聽政所誅者皆不肖所進者皆賢誅進以數百計而無過舉焉齊威王之烹阿封墨亦然余故謂殷高宗之三年不言與楚莊之三年不聽政其所操王霸之術不同而其用意相似不然此三年之久而以亡國有餘矣

同爲人子也伍胥走以報父讐伍尚死以殉之同爲人臣也鄭公弟欲殺昭王以報父讐鄭公以身事之同爲人友也專諸刺王僚以成伍胥之伐楚申包胥哭秦以攻之包胥吾無議矣尚正也胥權也鄭公欲爲胥而不能者也父死不能報仇仇之子蒙難過之而欲剽刃焉非勇也鄭公之弟矯其兄而甚焉者也無爲戎首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六

已多乎奈何其以身事之也若專諸者小人之雄刺客之靡好勇而不知義者也

楚王鄭敖名員子胥亦名員鄭敖之後爲靈王靈王之後爲平王子胥平王時人相去不遠而犯鄭敖名何也如以楚蠻夷無諱則前此晉靖侯名宜曰而周平王亦名宜曰是君同臣名也穆王名滿王孫滿亦名滿是臣同君名也豈世次稍遠便不復諱耶

越世家

句踐反國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敵可克也按同言乃合縱

之計也但不以此爲名陰用之耳其後吳與齊晉爭伯兵連於外輒銳盡死越乃乘虛入之同之言無一不驗可謂奇計矣乃不發於種蠡而發於同越多才如此豈可辱乎

三家滅智伯燕昭破齊潛亦合縱也漢王破項羽但以已綴其兵而已不與力戰而韓彭英布董犄角撓之亦合縱也吳蜀之得以抗魏亦合縱也小弱敵强大千古不外此法

趙世家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志歸譙周曰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間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二說並言其事非實也夫荒忽之事固不可以意揣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七

然大約秦以前事自六經以外雖左氏不無浮夸况其他乎秦火之後購書爲難故漢初僞書雜出多繇閭閻小夫肆其狡獪而學士不察雖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亦信爲實然良可歎也趙武靈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奇行之奇言放僻也苟服奇而民志卽淫則鄒魯章縫便可以此必其無奇衰乎苟俗僻而民行皆陋則吳越文身便夫冠之有纓法服也何奇之有

主父胡服騎射與公子成趙文等議論其辭雄俊博辨勢如河決當其將三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此其膽志才畧豈特兒視六國諸君而已哉雖以秦政方之蔑

如也使主父不死縱不能取秦亦當與之更相雄長如秦繆晉文之時而六國倚以自固則可以不爲蠶食彼衡人覲覲安所施其謀乎主父之失在於令弱子治國而身畧地於外彼公子章之能亂日侍其側而不知肥義非應變之才又使之輔其弱子謬矣又欲分趙以王公子章猶豫不決而沙正之變起矣自古雄傑非常之主經營四方而內忘其肘腋之禍皆不知大道故也吾感主父之事益嘆聖賢修身齊家窮理知人之學萬萬世不能易也

肥義者趙武靈王之先世貴臣而武靈以六尺孤付之者也公子章與田不禮之將爲變也李兌以下皆知之義亦自知之事固有於此者乎義蓋言於武靈亟去田不禮而以他人代之羽翮旣鍛凶謀自寢此上策也不然則將順武靈之旨亟勸其封章於代而徐爲之圖可也又不然則請於主父以盜賊出入爲辭析符爲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六

驗此後主父召王合符則往不合則不往亦防奸之一法也今義不告於主父徒與信期葦私憂竊嘆其慮奸人矯命召王不過以身嘗之而已卒之身死而禍不得弭豈非不善處死之故哉夫肥義爲主父信臣言之未必不聽卽不聽亦當致位而去授政能者未必其不能制章也計不出此遂使沙正之禍主父父子俱死豈不惜哉彼惠文王之不死特偶耳嗚呼吾讀史得二人焉晉荀息趙肥義皆守咫尺之義而不知大道者也

魏世家

新序云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余謂戰國之主賓友賢士者皆以爲名而已彼以賢人君子之言爲迂緩不切於用而猶欲藉其名以震曜鄰國故厚爲禮貌而不委以事權也夫文侯

過矣而國家待浮名之士則當參用其法如諸葛亮之於許靖是也晉之於殷淵源唐之於房次律皆怵其高名置以台輔事安得不敗乎

韓世家

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危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策士遊說之言蟬連不竟欲其意之達也此獨三言而畢穰侯已立發兵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不善哉因此悟文章家操筆執簡有纏纏千言究其實不如數語者詩人鋪張物狀作帝京篇長安古意而言盡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四十四

九

意餘有不如五七言一小絕者無他指事切情入人胸膈故也

田敬仲完世家

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鄭人之謫子產也大臣之謀國也先威而後惠威折則惠不孚矣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形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田常之欺齊侯也奸臣之竊國也先惠而後威惠結則威不怨矣諸葛武侯蜀之子產乎司馬仲達魏之田常乎

孔子世家

甚矣王安石之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孔子造魯造衛齊宋鄭陳蔡此以何爲哉而安石曰烏在其爲行道太史公作孔子世家附諸侯國之後此特筆也孔子龜蒙布衣據魯親周使列之本紀則非其心也然而大聖人梗槩又不可夷於列傳故特爲世家以抗

之當西漢儒風尙微黃老恣橫之曰太史公能尊尙孔子不遺餘
力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安石乃曰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
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甚矣其悞而不通狠而不遜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四

三



涇縣潘錫恩校

陶庵文集卷四

明黃淳耀著

涇縣潘錫恩校

陳涉世家

三國時人謂劉彥德能亂人而不能治觀陳涉吳廣輩舉事草草軍無紀律涉所遣諸將徇地者輒反他所吳廣爲田臧所殺勝不能討因而將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無識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敗蓋勝本庸材初不能亂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獨難其首事者會勝攘臂一呼不覺響應耳太史公稱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蓋時勢使然初不繇勝蓋勝生而稱王死而有諡久而血食於殤幸矣抑亦人心惡秦之故而不忍死勝哉

外戚世家

太史公外戚世家首論二代廢興皆本女德而歸之於命今以其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一

世家中所載諸后考之信矣其爲命也吕后取張敖女爲孝惠帝后愛之欲其生子萬方而終無子命也高帝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吕后皆幽而殺之獨薄姬以希幸故得出從子之代文帝立遂爲太后亦命也竇太后始以良家子當賜諸王爲家在清河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中姬涕泣不欲往強之乃行竟爲文帝后亦命也王太后已嫁金王孫生一女其母以卜筮當貴奪之金氏怒而內之太子官太子幸之太子者景帝也後遂爲景帝后生武帝亦命也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主主盛飾良家子十餘人見帝帝弗悅旣飲謳者進上望見獨悅子夫幸之遂入宮爲皇后亦命也寵辱推遷禍福倚伏當其賤也塵埃不足以喻其微及其貴也天香不足以喻其遠雖萬乘之君愛憎予奪且莫能自主也而况下之者哉信矣其

爲命也

荆燕世家

田生受營陵侯澤金陰爲設謀令其子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說其順吕后意立吕產爲王以爲張卿功產立吕后喜生乃復說張卿令說吕后立營陵侯澤太后從之乃立澤爲瑯琊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不及按當時吳楚齊代諸王皆就封在國澤雖不出吕后亦不能盡滅劉氏而吕產旣王幾亡漢室田生此謀所以爲澤則善矣爲漢則我不知也

蕭相國世家

高帝多封蕭何故欲首其位次以羣臣推曹參無以難之得鄂君明其功乃定及後帝以何爲民詩苑械繫之得王衛尉明其無罪乃釋此兩人皆有功於何者然爲鄂君易爲王衛尉難鄂君當分乾坤正氣集卷四四十五

二

封時已知帝旨在其言雖當阿帝意也衛尉進言在帝盛怒時使小人自爲功名媒孽人短則一言之下何爲齏粉矣今衛尉能反覆明其無罪又譏帝之失直骨體臣也鄂君卒以得封而衛尉不聞受賞帝於直言蓋勉強從之者歟

蕭何素不善曹參論相則以參爲可此何之所以爲賢也曹參素不爲何所善爲相則一遵何法此參之所以爲賢也

十八元功位次蕭何位第一而其封止八千戶曹參第二而萬六千戶尊何之位所以重謀臣也廣參之邑所以厲戰士也

留侯世家

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產報讐旣乃說項羽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立之爲韓至矣然當其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此時已心歸沛公矣彼韓

王成者混混無所表見良豈不知其不足以取天下哉是故橫陽
旣立良仍從沛公入定關中及羽將擊沛公於灞上良周旋項伯
項王亞父間不顧危死沛公王漢中良送至褒中勸其燒絕棧道
以固項羽心又說項王曰漢已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
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此時韓成
固在也而良無一不爲漢王者或謂成未死以前良爲韓旣死以
後始爲漢豈其然哉計成卽不死良從之國亦不過教以自固一
方保韓血食而已至取天下之圖終以屬漢良必當爲漢外應舉
兵撓楚如彭越之往來梁地燒楚積聚也

留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自楊維禎及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
隱者不可得之良因高帝所素重遣人僞飾以証帝也余讀之笑
曰是何待四皓之深而待高帝之淺哉彼高帝越國而知栢直馮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三

敬之能否前數十年而知吳王濞之將反此其知人之明不旣高
出千古哉使良遣人僞爲四皓不過偉其衣冠徼其應對而已而
其真僞終不可掩事一敗而太子無完理矣彼四皓者特戰國豪
傑之士田光先生之流耳意氣匆頸固其常也以高帝嫚罵輕士
故不至以太子卑辭安車故至無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無如子
房其次則叔孫通又其次則周昌也三人反響言之而不聽而四
皓回其意於立談之頃此豈徒以其名哉劉晔有言對雄主非精
神不接四皓之精神固有以接帝也三子之論謬矣

帝遣太子將兵擊英布卽晉獻公遣申生伐翟之意也有功位不
益無功則受禍四人策之如指掌豈亦僞爲者能如是耶太史公
紀四皓說建成侯纒纒數十言使書策不可信則并不信有張良
畫策事可也疑四皓非真則不可也

良數以大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後分封時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留侯始終自負如此孰敢以爲大言哉若曲逆侯則不然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良平之高下於此可見

或問張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豈有術與曰非術也秦法太重秦虐太深天下之人重足側目久矣彼始皇直孤立耳當秦滅魏時購求張耳陳餘耳餘乃爲陳里監門反以其名令於里中耳餘且不可得况子房哉漢武任酷吏作沉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重誅之不足以督奸如此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四五

四

絳侯世家

絳侯條侯皆以大功臣下獄絳侯免條侯不免者絳侯以益封更賜盡子薄昭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明絳侯不反而條侯在七國反時以漢委吳楚爲梁王所怨重以沮王信封送竇太后安得不死哉嗚呼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淳于髡之所以教駟忌也吾因條侯事爲之三歎

管晏列傳

管子立政盡於與俗同好惡一語晏子立朝盡於節儉力行一語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術學儒者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按儒之爲道內外合者也老子有內而無外者也是二者皆有竊焉而人之竊者也易竊儒也難今夫儒之爲學有仁義以

本之於內有禮樂以制之於外故不仁不義則非內也無禮無樂則非外也內是而外非則并非其內也外是而內非則并非其外也夫惟合其一而離其一者之不可以爲儒故人之竊之也難若夫老子之道則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而已而其所以用世之具略而不言若曰世有得吾意者則可以自合耳此猶廣廈數十虛其半而不居則庇其廊廡者至矣是故申韓之刑名托之良平權謀托之漢文帝之恭儉托之曹相國之儻蕩托之汲黯之強直托之田叔之長厚托之鄭當時之任俠托之白圭之貨殖托之其餘爲此學者林立蠶起不可勝數而行事無一相類者則以老氏未嘗爲之外也雖然老子之學陰主於爲我故竊之者多沉刻靜悍之士濡柔謙下欲取故子以濟其所欲蓋其體與用皆托於不可見故人之竊之也易嗚呼昔之人竊其易今之人竊其難難者終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五

不可竊也則禹步舜趨自命曰儒者儒者固如是哉韓非李斯孫臧龐涓蘇秦張儀龐煖劇辛或同師或同學或同遊相善而皆飾智相激以成其妬媚之私斯讒非而殺之煖敗辛而殺之涓誘臧而刑之臧又誘涓而殺之秦激儀而用之儀又短秦而反之此數子者大約傾危之士哉獨煖之殺辛各爲其主而辛以輕煖見殺煖差無罪然凶終之禍此爲極矣吾是以嘆管鮑之負絕千古也

伍子胥列傳

程篁墩以子胥報讐爲處變之定理而責其入郢之後不能投戈解甲辭吳歸隱何燕泉則以太子建固子胥之君也則從出亡建爲鄭所殺子胥當於入郢之後伐鄭以報讐如此則忠義大著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鏃之劍余謂兩公之論非也夫子胥乞食江上幾死昭關一亡虜耳藉吳之力以報其不共戴天之讐讐旣雪

矣德獨可無報乎投戈解甲辭吳歸隱是可以報吳之德乎太子
建出亡在鄭鄭人善之建乃甘心爲晉外間欲以滅鄭求封故定
公與子產誅殺建其罪當矣卽子胥力能伐鄭義且不可況不能
乎吾故曰二公之論皆非也

商君列傳

施伯勸魯君殺管仲魯君不從而桓公卒相仲以伯齊齊伯而魯益衰公孫廛勸

魏王殺商鞅魏王不從而孝公卒用鞅以強秦秦強而魏益弱夫公孫廛將死之

言耳若施伯固在魯何其後竟沒沒耶將魯廢其言而亦不能用
其人耶抑智足以知人而力不逮耶

白起列傳

白起爲秦大將連兵於外所屠戮以百萬計殺氣上干於天雖微
應侯之譖豈得良死哉然其於秦則可謂有大功者秦負起起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六

負秦也方起始進穰侯主於內故范雎扼穰侯吭而奪其位必以得立功及范雎扼穰侯吭而奪其位必以

起爲穰侯黨日夜慮其軀已者也不待蘇伐之說而殺機已發矣

孟子荀卿列傳

黃子讀孟子荀卿列傳歎曰太史公之尊孔孟闡儒術至矣漢人
以孔子墨翟並稱而孟子者當世與說士並稱者也太史公出孔
子之道始獨尊而孟子始得以繼孔矣此傳始孟子終荀卿中騶
忌騶衍淳于髡慎到騶奭之徒錯見焉而其傳則以孟荀立名孟
荀雖並稱而首引孟子書對梁王者先之且以夫子罕言利爲此
傳卽繼之云受業子思之門人又云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
以所如不合又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之源
流較然而此傳之爲尊孟子而作無疑矣其下述騶衍之術迂誕
不經重爲時王所尊禮以見孟子言王道而所如不合乃有國者

之醜也因復以仲尼之困陳蔡伯夷之餓首陽與孟子之在齊梁間爲比其嘆息爲何如哉繼又曰或曰伊尹負鼎而王云云非以美騶衍也太史公稱或曰者皆甚不然之辭觀封禪書及他傳中可見也蓋當時之稱騶衍其論云云爾此下卽接淳于髡數子之學術見時所尊尚不過此類而以苟卿終之苟雖非孟比然其所著書切於事理與騶衍等相反則已爲當世所繼廢死蘭陵矣如孔孟者又何望哉末後叙公孫龍等數家以見羣言紛亂而孔孟之書足爲萬世法也太史公大旨如此其文捭闔不羈若滅若沒讀者類求之於筆墨蹊逕之內故雖以譙允南之精識而猶謂其好奇也人固難與知言哉嗚呼黃老爭鳴之後不眩不亂毅然一之於孔孟豈非豪傑之士哉雖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不無踏駁君子觀其大意可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七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

四公子之徒信陵君尚矣不可及已其次則平原君而孟嘗春申吾無取焉信陵之用舍去就魏之存亡係焉侯嬴畫竊符之謀毛薛陳歸魏之義此三人者皆天下奇士信陵能用之所以爲賢也平原才識遠不逮信陵其納策上黨至使邯鄲受圍流血千里趙幾再亡國矣然而區區之心固存於趙也其從李同也有紆國之忠其釋趙奢也有改過之勇至於陷身虎口終匿魏齊不肯出壯哉烈士之風也春申納女以篡楚孟嘗助敵以傾齊一則身死李園一則子孫滅絕皆天道也世多馮煖收責及復孟嘗相位事然愚謂孟嘗與五國破齊時煖曾不能進一正言如毛薛之於信陵者其孜孜三窟小人之謀耳何遽出雞鳴狗盜上乎

孟嘗之才孟嘗之得士皆不下信陵也而其在國也專信陵不及

也何以知其專也曰孟嘗入秦秦王欲相之旣而囚欲殺之孟嘗得以計免歸此於秦直私憾耳乃能以齊爲韓魏攻楚而因使韓魏攻秦且借兵食於西周是孟嘗之意不但能行於齊王而三晉亦且服之矣使信陵之在魏若此何至救趙之義舉久抑不行至竊符而後遂哉吾是以益嘆信陵不失人臣之大節而孟嘗惑於蘇代之言不果伐秦爲可恨也

四豪中相士之眼獨信陵爲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雖取效不同其不知人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爲上客於他國得一賁漿人一博徒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如姬竊符舞陽奉使不見下落舞陽爲秦人所誅無疑太史公蓋不屑書耳如姬雖一女子能以報父讐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八

故德信陵君不愛一死可謂有烈丈夫之風矣不知魏王殺之耶抑赦之耶

范雎蔡澤列傳

秦之用穰侯也穰侯之舉白起也戰勝克敵拓地千里自商君以後功未有加焉者也應侯羈旅入秦所欲得者相位耳使其挾富強之說以與穰侯角是自困之道也計穰侯功大驕侈秦王以少主在位所惡聞者莫如太后之專權而穰侯爲宣太后弟太后在則穰侯不可得去故并言太后以去穰侯此范雎之所以巧發竒中也然所言者人主骨肉之間故略見端緒久之而後敢發若蔡澤之於雎則不然雎已譖殺白起所任鄭安平王稽復敗秦王臨朝而嘆雎固日夜欲釋相位久矣然不得其人而釋之則雎不安得其人而釋之而不出於雎雎亦不安故雎姑俟焉及澤宣言將

代睢位而睢召之故迨其旨厲其色以觀澤之能否而澤之所言皆足以中睢之疾反覆連辯而不爲屈則睢固深知其爲辯士而可以動秦王矣於是言之秦王推之相位於已有避賢之美於澤有推轂之恩爲睢計者無出於此此澤之所以巧發奇中也

樂毅列傳

或曰樂毅破齊之事偉矣獨留莒卽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敝王業可就不幸垂成而敗信有之乎曰樂生推鋒乘勝盡下齊城至五歲後兵力倦矣強弩之末不能穿縞而卽墨則田單在焉莒則太子法章在焉田單死守卽墨莒人共立法章爲王以距燕此二城之中人心皆有所屬非向者七十餘城之比故堅守不下耳豈樂生能拔而故留之乎曰使燕王不聽讒不以騎劫代生則莒卽墨可下乎曰下之而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九

不能有也齊自田常以來小惠之結於民者深矣湣王以兼并之故爲諸侯所怨而不聞有峻刑醜罰加於民者有士如王蠋尙能守死爲齊則民心固未盡忘齊也燕旣并齊城拓地千里五國必將忌之矣以復齊爲名一合而軋燕此勢之所必出也曰然則爲樂生者奈何曰破齊戮湣王屍求齊疏屬之賢者而立焉戮湣王則可以雪子噲之讐立疎屬則可以釋兩國之憾旋師而去燕其伯矣惜乎楚莊復陳之後數百年不聞此舉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趙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頗牧名將也將之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乎曰否君命有所不受者蓋指軍中之事有所不誅殺避就而君從申制之則將

守便宜可以不受也若孫武斬莊賈而景公赦之亞父以梁委七國而景帝督戰此可以無受也若將之用舍則存乎君矣易將而將不受是反也頗牧皆不知大義者也在戰國以樂毅爲正在後世以岳武穆爲正

田單列傳

田單之用火牛妙在先有神師一著彼先問神師之語以爲此卽神助故大驚潰散耳若知其爲牛敵軍不懼矣後世有羣盜用火牛法拒官軍者以鎗中牛鼻牛痛皆反走觸賊賊遂敗

太史公叙王蠋事於田單傳後而以齊亡大夫感王蠋之死乃相聚如芻求法章立之是以齊存亡係於一布衣其尊蠋至矣但此傳止以田單立名而蠋若牽連得書者故秦少游譏之如曰田單王蠋列傳則大善矣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

魯仲連鄒陽列傳

戰國士大抵皆爲秦用其始終攢秦者虞卿魯仲連兩人而已兩人皆居趙虞卿指畫秦人情僞如掌爲趙約縱於齊奪秦人之氣有功於趙甚大魯連不若也然虞卿所見止於一國而已魯連義不帝秦有儒者之風焉有天下之志焉虞卿不若也虞卿受萬戶印而能輕之仲連不受而逃之故後世獨稱魯連雖然聊城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教人以反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脫出而言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爲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可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爲抗直不撓不過指其末數語篇中桀狗吠堯防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

州原列傳

楚大國也秦王誑懷王以欲會屈平諫曰不如無行懷王不聽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得以執懷王者以其從行無人也趙國強大不如楚而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者以有藺相如在也楊廉夫責屈子以不能從行然屈子誠臣耳應變之才不及相如往亦無濟也嗚呼往則危不往則示弱而卒保其君以返此相如之才所以爲大過人也儒者猶嘗之不置其亦過刻矣

李斯列傳

秦未亡也爲秦滅六國者先亡矣造作陰謀遣人齎持金玉游說諸侯可下者厚遺之不則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者李斯也爲趙高所構卒具五刑家世爲秦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四十五

十一

築長城者蒙恬也與其弟毅相繼受戮爲秦大將拔趙破荆降魏定燕齊者王翦也幸獲首直而其孫王離卒虜於項籍蓋秦以詐力取天下天厭其德故佐秦者無一得免耳彼周召之徒秉德輔世者後裔延八九百年不絕善惡之報何如哉

李文饒論亡國之鬼神不平多出妖淫之色破人家國引妹喜驪姬等爲証余謂不獨此也又有佞巧之人焉秦滅六國趙高以趙氏疎屬得事始皇扶蘇胡亥皆死其手秦之公族大臣名將爲所誅殺略盡而秦遂以亡是亦女戎之類也語曰亡秦必楚吾謂趙亦有方焉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皆反覆之士也當其佐陳涉欲王楚耳餘以爲示天下私不可及從武信君下趙則又勸其自王以填趙何相背之戾也

鉅鹿之事耳責餘以必死及相見時遽收其將印此耳過漢東擊楚使使告陳餘欲與俱餘要以必殺張耳此餘過及耳從韓信擊斬餘泝水上至并殺其故主趙王歇則耳罪之大者也刻木爲人而拜之猶不可以析而爲薪况所常北面事之者乎始以趙王歇被圍之故責餘以死既乃以惡餘之故并殺趙王歇何相背之戾乎論者止以張陳凶終爲口實而不及耳之殺歇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於亂世也

黥布列傳

布所幸姬疾云云至布使人追不及按賁赫卽無奸狀亦自可殺蓋事左右求容此齊威之所以烹卽墨也布無術學富斷不斷反受其亂雖然布不足惜也爲項王擊殺義帝死有餘辜矣

薛公策黥布三計桓譚譬之於奕以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爲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三

道地之謂以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爲趨遮要爭利之謂以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爲守邊隅趨作罪之謂論甚善然據敖倉塞成臯此在楚漢爭衡爲上計而於布反爲中計何也蓋此時漢之大勢已定不可以巧襲而力爭也故當以游兵略地以示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漢所必爭之地則謹避之也若漢之取秦唐之取隋皆直走關中者秦隋根本之地皆虛也經營天下各有時勢不可執一如此

淮陰侯列傳

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熟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爲將將又不足而至大將此類兒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不妄而知信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曰我但憐汝故食之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看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素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黥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爲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讀矣後信就封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卻之則其非異人明矣

諸葛武侯出師表有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余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眾呼吸雷風而不能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凡歷數死可食淮陰則可乾坤正氣集卷四十四

主

以餓而死亡少年侮之則可以鬪而死亡楚歸漢則可以亡虜死至連厥坐法兵在其頸矣屬有天幸遇滕公故得不死非信之能自必其不死也而功成之後卒以反死嗚呼性命之於人甚矣哉非大賢亞聖其孰能全之

龍且爲楚將陳平以骨體臣稱之以善戰如黥布而且能擊破布計其人亦非淺淺者囊沙之戰且以輕信被殺耳使信威望素高且有畏心堅壁清野持牢不戰信未必不坐困也秦人伐趙戒士卒無得泄武安君爲將者卒殺趙括坑士四十萬有以夫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傳筆法甚奇因蒼嘗爲御史而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皆以嘗爲御史大夫故牽連得書本傳以蒼起以蒼結一傳中包數小傳統看又仍是一傳蒼傳後係以申屠嘉事見漢相如嘉者卽不

可多得也然嘉非完人才能忌晁錯欲生端誅之至反爲所賣故贊語以無術學少之而其題止曰張丞相傳

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立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外以儒術文之耳賈素善辟陽侯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蓋心知辟陽侯所爲不法禍將及已故嫁之於建也及孝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剄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至論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高帝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留侯如此當在秦呂中時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十四

樊噲諫帝急還灞上帝亦不聽噲而聽良夫噲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於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於擇人而簡於應事真帝王之略哉

袁盎晁錯列傳

賈誼之細也以絳灌晁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

張釋之馮唐列傳

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雖得頗牧弗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過一白首老生耳乃於衆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間相與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在發明魏尚無罪使在後世必疑其爲尚私人不惟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卽日令唐持節赦尚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

能蔽之哉蓋漢初懲二世深居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時袁盎張釋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盎至引卻幸姬之坐則漢以後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盎也無文帝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之不治皆坐此哉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矯風節使當患難固發蒙振落之類耳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於國事獨無匡救皆萬石君類也衛綰婦女之簡桺直不疑道家之小數周文佞倖之氣態雖高下微分君子不取獨張歐以忠厚濟景帝之綜核其庶幾乎

田叔列傳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五

梁孝王使人殺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按梁云云田叔於此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然國之所恃以立者法也梁王親使人賊殺天子之謀臣而以太后故置不問則法亡法亡則國削夫梁王在議親議貴之例可以無誅而王之幸臣公孫詭羊勝之徒實導王爲邪不可以不殺殺勝詭以塞天下之怒而貫梁王以安太后之心此法意也田叔盡燒獄詞一切不問雖號知大體者而於處事未爲盡善善夫韓安國之說孝王出勝詭也微安國則景帝母子兄弟之間不全

李將軍列傳

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人人自便此以將數千騎逐利乘便可耳遇大敵則覆矣太史公叙廣最得意處在爲上郡太守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射殺其將解鞍縱卧然此固裨

將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進如風雨退如山岳廣豈足以與乎此哉衛將軍將數萬騎蹂躪邊廷未嘗挫衄其將略優於廣遠矣且出雁門時廣所將萬騎乃爲敵所得而霍去病以八百騎斬捕過當必謂廣數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論之得平者也淮南王謀反止憚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以孤憤之故叙廣不啻出口而傳衛將軍以姊子夫寵幸若不直一錢者然隨文讀之則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掩

平津侯列傳

主父偃言九事入爲律令其入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宏上從其言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資之言蓋不啻枘鑿而矛盾也然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五 去
疑偃公孫宏不以此詰偃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其合已而忘其前言矣宏非辯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堅則緇偃造所以忤帝故佯爲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之臣敢爲誣罔如此

汲黯列傳

武帝之知汲黯至以古社稷臣許之其敬禮黯過于丞相宏大將軍青遠甚然黯之言無一用者黯廷斥公孫宏張湯而天子愈貴幸宏湯黯言與胡和親無起兵而天子欲征匈奴黯言勿以渾邪王故誅當死者五百餘人上默然不許及其後棄之淮南黯遂爲諸侯相終其身然張湯之誅天子聞黯嘗勸李息發其罪而息畏湯不言遂按誅息則又未嘗不思黯言也如武帝者可謂善善而

不能用矣原黷之逆帝有三曰數直諫也曰褊心怨望也曰帝好儒術黷好黃老也此三者之中惟怨望則黷失也

酷吏列傳

酷吏傳以郅都爲首都公廉有節槩其不從景帝救賈姬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爲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強宗未可竟謂之酷吏惟其扼臨江王於垂死之時不予刀筆作書則其用心過忍而處人父子之間亦遠媿田仁矣且臨江王爲太子以母栗姬失寵故廢非有悖逆不道也而都禁切之如此者所以阿帝意也卒爲竇太后所怒中危法死都固有以取之哉權文公至謂都剛而無虐怒而中節吾不敢以爲信

臺諫者權臣之鷹犬也酷吏者人主之鷹犬也夫權臣假臺諫以擊去其所不快者莫甚於宋之秦檜韓侂胄而人主假酷吏以箝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五

七

制天下者莫甚於漢之武帝唐之武曩帝外事四裔內興土木使海內蕭然繁費盜賊四起而帝又不能無事於興利也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張湯杜周之流武曩以女主篡唐多行不義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周興來俊臣之流彼湯周之酷所以調武帝而興俊臣之酷所以調武曩也嗚呼人臣以阿諛順旨之故至於賊殺不辜塗炭天下則其處心積慮爲何如哉然漢唐酷吏非刑死卽族誅天道之於人亦不遠矣

大宛列傳

張騫爲漢使留夷中十三年歸不失漢節視蘇武少六年耳匈奴與妻有子亦與武相類然天子意在開邊而騫以卽應募奉使君子所不爲也其言大夏可通又以失侯故欲連烏孫斷匈奴右臂以爲已功名之地自是妻烏孫取宛馬迄無窮歲則固蘇武之罪

人也雖隕首邊廷亦不得與武比節况生還哉雖然鷲有賢孫猛武之後反無間焉何也

太史公自序

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指進道德而緝儒術余按此非遷意乃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遷進孔子於世家退老子於列傳左儒右老一覽可知今述其父談之言乃獨推道家者蓋談本學黃老此論必其精神所寄遷不敢沒故謹識之爾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荅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然欲繼春秋於五百載之後豈緝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曰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是談於六經之旨亦非狃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之弊耳以辭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早五

文

害意雖班固且不免况其他哉

明黃淳耀著

涇縣潘錫恩校

少司寇歸公傳 名子顧

少司寇歸公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其先自唐宣公崇敬與其子憲公登始顯嘉靖中崑山有光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公其族子也父有陞以至孝間精韜鈴律歷農圃醫卜之學公幼從其父學博涉經史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萬歷戊戌進士繇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會正陽門樓災公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之最大而急者無如青宮講學而最可慮者無如章奏不下青宮輟講六年矣中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閩寺出一言利之疏則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之心乎章奏一切寢閣則是非邪正不復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六

一

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剴裁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財鬱於帑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範曰肅時雨若蒙恒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灾火爲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消去天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禱豈不鞏宗社無疆之福哉王文肅見之歎曰真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高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宮間廷臣持祿養交黨論大起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吳蜀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公連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戶以破嫌疑召致舊臣趙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第趣遣之國以一羣心蠲賑灾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土冒請

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爲未必驗而不信耶言惟無驗驗則不可爲矣榮夷斂怨之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燼不復然范陽之釁旣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曰晚靖康之難旣發而繙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擿必驗之禍哉上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蓋京師以公恬澹寡慾呼爲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素不樂仕進執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尙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南京通政司使此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禍已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郎許致仕公歸而璫禍益烈鈎黨徧天下公前言大略皆驗會熹廟升遐公間不勝悲慟疾寢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二

劇今天子嗣位改元強起具冠帶筮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目矣遂卧不起踰月卒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夢有人語之曰母病以某日痊至日雙眸炯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千金白絮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節慎庫清奸竇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前此例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椽居之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菘汁坐論文史充如也或勸公稍事請托爲子孫地公笑曰吾猶婆也子欲令我倚市門耶客慚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師法震川不爲瑣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辭達理舉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王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三百卷輯天文地理兵歷卜筮諸書爲備我集一百卷選歷代古文詩爲天絢集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前史所稱廉吏多矣或爲務名高或觀觀苛謹無術學若歸公在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子皆知公廉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亦不盡知也予故剽其大義著於篇以授其子鑄使傳焉

附與歸子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瀾史槩中叙挺擊一案云以張差爲非風癩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挺擊實有主使其以爲風癩者小人以爲非風癩者君子也此繫先司寇立朝大節今疏稿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庵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爲澹庵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四十六

三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旣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爲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爲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顧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像朝夕事之像與親有豪髮不似卽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爲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爲安也珩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以余聞而臆之爲掇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爲叔父某後敏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爲能抗師法從游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爲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

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之夕正矜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強記尤精春秋內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辭

剝脈理分剝節度每灑灑爲人道之獨不喜爲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爲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爲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斐祭儀節一准朱子家禮過諸弟有思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爲辭晚年誤爲昏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捃摭無所得乃榜諸衢曰訟朱生者投巖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爲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卽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爲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爲文辭者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四十一

四

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指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爲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傳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之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烈婦本末視予予聞而悲之烈婦嫁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

疑其僞也弗聽里人聞烈婦賢爭欲娶之有强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再嫁幸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食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大人良食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卽行哭入房爲改服狀久之不出旣而礫礫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黃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創巨故也又日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館於烈婦家爲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爲悼嘆不置云余恠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姻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六

五

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縮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卽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溷洗之曰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焯焯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略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愜慨個儻嗜義若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適他吏舍灾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卽向公搏頰涕泣曰縣尹素奇公才今詭云火從公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卽坐公死公懼

曰詰之又不可悔聊以事問曰者曰者卦之起實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既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授史歷三考赴京陞陝西平涼衛經歷時西口犯虎山溝兵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口不得入而退時萬歷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衆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前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曰偵賊不宜人多則賊必以我爲挑戰遇輒迎鬪必死今我以數人往易爲前卻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土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爲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革去浮費八百餘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六

兩皆前吏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曰今仕宦由科目進雖汗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廉卒得廢銅公自視豈當至台鼎耶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行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道門大罵司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爲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黃辱我伺其出必衆擊之或勸公宜用衛軍自防公曰是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前事乃吾屬過耳平涼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留公居之公不可乃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忤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罪以前十年事而所坐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卽縱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旣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爲酷吏所

中卽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司理
司理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經歷失職之
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甚得郭西田一頃耕
之暇則追遂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
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
常於涇陽遊旅得遺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
其用意與俗異如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
官所至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前所樹立如徐晞况鍾豈
足道哉吏道雜而資格拘所蓄蘊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衆人
無異亦足悲也夫爲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人
飾虛美以誣其祖先有罪等也用故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
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七

僮乙小傳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吾家爲僕髮鬚髻覆額其狀穉
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
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睜
不知所指雖百方教之終不寔家嘗以餅餠豚蹄置一橐中令乙
持至數里外餽親誼家道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
知其駿也佯爲好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橐
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
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卽爲
負綳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
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人所狎弄皆此類也
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

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游戲人間故以爲謔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跡頗異嘗爲獬犬所齧自以意取井苔傅瘳處立瘥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白血瀏離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血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之濫惡者曰奈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余嘗結夏課患客剥啄使乙司闈夙誠曰客素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余叱曰吾向與若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六

八

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余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執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給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卽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塲西負一屍置城舖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荅而歸乙死時尙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鄰乏僕者多使乙乙皆爲盡力或使乙貰物未酬市價死之前一曰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貰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扁鐮甚固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曰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蔽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况於人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

猶思之每責予爲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祭龔默思先生文

惟昔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童雁鶩是執有來鵠袍旅進而揖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猷猷歎爲奇逸曰汝他年飛騰可必速令鞿剪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漿自慙薄劣斯豈敢當旣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師實水鏡江石張公造爲司李見余帖經首用嗟美先生顧余言差驗矣是時銜齋清閤如水兩郎熊熊亦有惇子蘭芽玉茁文藻紛詭蓬蒙提攜言偕諸彥握粟懷銜含豪嘯硯突奧開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是惟先生提策以然教誨飲食蓋兩有焉泰山嶙嶙河水瀾瀾我於先生以管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鬪鼎也柱車器博用淺別駕治中驥足詎展憶昔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六

九

冬江空日短一別舟中清塵遂斷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卽世隔越在遠日月不聞匍匐斯後我心則慙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不才知已敢負閭計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旣當服闋又歷春冬間關人事灑涕無從茲偕吾友駕言南鷺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猶恐弗任蕭蕭總幃沉沉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燐嗚呼尚享

祭汪無際先生文

戊寅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耶大圭不琢虛舟廓然惟忠與孝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耶目管四海家之一困郎潛自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天之於先生也予之以虛名繫之以散地旣不得迴翔於館閣之間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詿誤浸尋至於不

諱反覆思之直若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鄉出而
廡仕於朝乘堅齒肥紫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
者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爲傳舍善事左右
而蔑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之高風偉節
篤行貞操乃卽可指之爲罪而其罪至於莫逃者哉吾聞天道有
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
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以窮餓死亡龔生歿而老人失涕楊
公逝而大鳥悲傷自古及今蓋亦多矣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
先生自罹霜露之殃又何尤乎衆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
國論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凋敝誰與憂之丹旆一
行漆棺萬里巫咸不存汗青莫紀彼其聞訃而驚撫柩而哭者計
必爲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重以姻連則其深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六

十

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尙享

祭張子宣文

巳卯

嗚呼惟天生民鼎鼎百年中道天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家寶國
琛與愚同盡孰不濡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子將遠行子執我手
送之吳山梅花盛開鬚眉冰雪巾屨瓊瑰子具濟勝如龜斯勇挾
我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遂西背春徂夏把劍歸兮君云
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食不甘味我察子顏其瘦如琢心竊憂
之復恐子覺子有難弟向余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
子恙加劇我雖杜門遣訊絡繹疇昔之夜子入我夢曰病已痊我
喜色動旣覺而疑厥祥何蚊歟報子訃夢乃反請嗚呼哀哉昨歲
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亡者子之送余天涯不遠我今送
子曷曰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銳發鸞鵲試風思子肝膽

立談可竭疎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鬼錄登者甚多使此人死天
道云何伊余寡交去皮存真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
其五閱年倍余陶勇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曰衍曰容皆君弟
昆袞袞十年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軸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
以清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亡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有
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留萬憤填膺偶未僵仆庶最將來
公步亦步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飛沉愴怛幽默想
像形音爲風爲霆爲露爲霖元氣上飢鈞天下臨絲除人疴迴韓
氛禔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不然長慟江潯嗚呼哀哉尙享

祭朱敬翁處士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較所難得而反
邁之於市廛此在浮薄之夫往往以耳食而以皮相而惟通識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七

士則深服其處順之曠然是以當其生也如清濟之辨於泥溼而
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龍之游於乎冥而鸞象有所不
能傳蓋油油與偕而其人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
者人貌天遊德周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
睦嫺之行其偶於衆也無是非同異之愆輕千金之授而所惜者
妄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行同於
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問里歸誠市不二
價子弟式化教有三遷長君則效聲踐實而庸德庸言無忝於古
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真材眞品有過於今世之所
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
色養之盡善而可以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瘥至於沉緜加翁
之身者曾不及半通與一命羞翁之前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籩雖

道義相期者迴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貧也能不爲之留連某等情
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屨雖或以交於次君
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有疾冀其能痊旬
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爲之加損一飯豈知匍匐相救者雖百身
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惟是勉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
使或有傳一觴爲訣告此几筵嗚呼哀哉尚享

金母徐碩人哀辭

徐碩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年疾病
母氏推燥居濕長而讀書結友母爲脫簪治具輒掩卷不忍竟讀
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其貲裝比舍有仙媪事
母能決其爲妖孝章有所交母能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舉
舉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母之歿也孝章尚未遊鄉較今猶以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七

文高行浮沉諸生間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
悲也子與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
維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兮剪
髮還紉名顯融兮激而爲奇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則庸兮懿哉
碩人蹈厥中兮纂編樂負織維工兮親執家苦必敬恭兮陽春玉
冰林下風兮知幽察明大義通矣游雷忽震不失容兮曰有賢子
教必躬兮以慈佐嚴勗忠孝兮春暉西傾卽幽宮兮孝子枯居心
懃懃兮眇子思之清淚從兮小人繫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
松兮音容耿然豈其慳兮天崩地圻此怨終兮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旣明信功矣予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時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斬疆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爲寡恩則余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七

一

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梁陽馬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其侯呂嬰死事子宅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于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四百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平武侯今年表無乎武侯張竦爲陳崇草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証吾虞夫學者之疎於考索而果於

持論故評辨之如此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漢議何公孟春謂歐陽議尊漢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庵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余考歐公漢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安王稱皇伯稱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七

二

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闖閭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有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謚號固已前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

是云云大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註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旣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禍亂奮然崛起尙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王止於置園卽園立廟尙比於諸侯之禮興獻廟用十二

乾瑞正氣集

卷四四七

三

邊豆無八佾則與二祖八宗並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爲二統而其徒曾鞏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藉爲口實也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間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壁取后事則其去成濟無幾耳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於魏武多醜詞因而及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辨之者子故設爲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弒后事稍爲平反非惜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衆惡皆歸不可不慎也

窻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幸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朝鄙人棲窻於海表中間契濶歷數十載旣吾間關西渡偃息州里竊引山

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丘之願而比年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
璽書以吾爲光祿勳聞命驚悸魂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
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汙黷朝聽皆足
下之罪也始吾與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聞知吾竊視足
下居家清潔議論持平以爲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懷懷之誠
心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足下
爲馬太傅所辟蒞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爲政清淨不煩
心頗躋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業式微橫流已及雄
豪虎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
跡於縱橫之儒萬一蹉跌進退失據旣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
圖遂自稽服乖明哲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味宣尼
守死之訓吾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幸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四

還足下則又私幸左右刻心改圖以違元責顧趾出否聖籍所美
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耶建安十九年吾在遼
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吾獨明其不然蓋
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尙畏名義當可不雨也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無其事不得不受此名譬諸嘗爲臆
篋之人忽爲大盜所連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惜也今大魏受命足
下與景興長文之徒攝鬚理髯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爲化盜於
軒皇敘征誅則以爲道高於干戚其如宦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
耳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容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潁陽有
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舛痔之子何者性不可易也吾本
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謁數履危險衰老頑病年過
懸車惟幸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乏飯鬻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

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圖圖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已欲富貴便謂人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敦迫就道如獵狐兔則當伏劍而死以頸血濺安車耳不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爲滅項今足下薦吾者凡兩已過涉矣伏願永圖昔者周旋之誼內省在已蹉跌之失全正園之餘生救無用之一老詳思語默以戒滅頂益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余恠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文字按三國史所載蜀羣臣上先王爲漢中王表及先主上獻帝表卽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爲近古篁墩文不類也輒本其意改爲之云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七

五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皇帝七廟神靈臣備聞夷羿篡夏羲和黨惡仲康誅之夏道復興今漢室凌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竊據江表包藏禍心與操首尾爲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爲唇齒赤壁之役備親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民戾夏心極禍日者前將軍關羽進討國賊圍樊襄陽摧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憤不惜君父之難乃陰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荆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臨敵致命權方擗然受操僞爵公爲逆賊支黨關藹王室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尙在今權侵敗王略罔顧天顯此而不誅社稷將頓裕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襲行天罰

以丞相諸葛亮輔太子禪留守成都以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
牙將軍趙雲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
溪諸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即日奮劍東
指水陸並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關弱否德庶憑炎精祖宗
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于神靈臣備不勝戰懼之至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禍及及宗
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爲戎土君乃進而揖寇兮退自戕其
心替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綬壯武而爲佩兮編孤憤以爲膺陳
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金源可蹙謂方寢閣之受命兮
謂中興其可圖驚戴山而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礪劍
兮斷太行以援袍遭醜虜之奔走兮夜恐失其頭顧當金牌之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六

召兮固知其朝也思矯命之爲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昔穰
苴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衆也若亞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回鞅
也今不可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
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
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覆又被之以
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之不受代非也偽名兮實敷天之痛也宏血碧而周蒼兮牧首刎而趙亡塞夫子
之溘死兮逢思陵之旌攘已矣乎檜旣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
賢彼桓桓之斬王兮聲喑啞而失宜無鄂侯之諫諍兮視梅伯之
焚煎致偏安之愁愁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
於廢田

紀信贊

有序

提一七首劫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將羸
卒數千人卒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則其人亦必死然

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樂陽時羽視高帝猶狙上
肉耳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爲之此信
之所以爲真知忠義烈丈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
東門外楚兵四面擊之信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漢王因以得跳
後世以爲奇計然微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贊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如雨其
遇將軍不過噲伍及圍繁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士惜其頭明明
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神靈沉沉鬼雄惟帝之
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贊

韓氏發難動搖中州陳王念鬼王昌僞劉日月旣出陰精乃收犀

舟欲東載沉載浮

韓林兒

乾坤正氣集

卷四 七

七

滌陽鵠起交臂羣雄始基王業屢躓恒中室有許負身伴呂公英

靈降升依我沛宮

郭子與

真逸靡聞乘巽豨突借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如髮殺

械旣成共亡也忽

徐壽輝

僞漢場塵假署江濱習慚走魏勇亞坑秦狼夫求勝悁悁不已始

橫當塗終殲左里遺孤銜玉煩我折箠

陳友諒

明氏之與依阻險要繕兵禮士衆頗鳧藻什一取民彼肱其良通

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中亂乃底滅亡

明玉珍

九四糾族烏鈔吳下奉羯名順爲狼心野師無嚴律容不長者衝

輶自天喪具城社

張士誠

慄慄察罕虎步中原擴廓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朔漠斂魂運

移智惑事去忠存

擴廓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闔海輸粟燕山乳藥不死轅市血殷雷
憑王旅天殛民頌陳友定

黃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謂東莞知時保境迎師屈
盤豹略婉變龍姿方國珍何真

高叔英先生像贊

卓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道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前觀百
世者高子之洞曉王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
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
謂之高子

哀烈士辭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
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借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
乾坤正氣集卷四七

八

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爲間謀所
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
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烏獸散或勸將軍跳身
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
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
罪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
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
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
章傳將軍事甚悉余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邈慷慨而自
叩流民橫潰兮中土徃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析我豈絕裾之人
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衝衝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

仁處飛猱於櫺檻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余生之陷滯也曰棄甲而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邇兮履機槍以爲暴扈干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掛之彼俚俚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跋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倣詭不恆見者必考証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爲優蓋表彰遺逸亦其雅好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九

然也常爲李貞孝傳示子曰斯人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異日子必爲史官其識之母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余嗟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取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爲男子而遇今日君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其後

左翁號說

時子聖昭謂余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爲號說以廣之余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左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尙左四近之臣左

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爲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尙左南之揖尙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遠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嘆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十

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泄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說

李龍眠畫羅漢記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跣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屣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躡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法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

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昇一人以渡所昇者長眉覆頰面恠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僕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僕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踈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而爲渡江艱幸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與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十一

題揚青之畫冊

楊芳青之浮沉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黃遇酒輒笑生平喜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爲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滄淡布置絕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已深矣余嘗謂鑒古人善畫當以優劣爲真贋鑒古人書畫當以真贋爲優劣出於古人者苟劣矣雖真者吾猶黜之况贋者乎出於古人者苟真矣雖劣者吾猶貴之况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頑山賦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荅黃子曰噫此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雨見恠物感而作賦且責

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冬間擢草木而爲髮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隸兮不極猿狡黠兮難攀峰復峰兮峯峯洞又洞兮潺湲吾獨恠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爲此山肖形惟陋樂脉不分首脊相脊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鬻分侖飢靈草遊而不生雲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證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齷岫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百樵客往而路迷羽人來而目眩時維此山頽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季路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桂枝葱蒨松蓋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諄然勃勃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竒絕廬岳性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仰之若附庸萬獻奔之若兒子嗟此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十一

山之不朝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璧而禱祈非亘地而凌轢百國卽獨天而雲雨四陲苟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劫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墳碑沉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石鋸齒之雕虎豎修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歛爾而退征彼蛟龍之跳波雖捧土而莫爭立此山於隄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忝翼然而秋成合大氣於坏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繇邈石間杳冥吾將游六合而造返求至道於山英

請祀張大參公鄉賢狀

故宦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諱恆由萬

歷乙卯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爲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閔曾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巍科於大廷卽以孤立而補外茶陵筮仕治衆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郤蹇賈琮之帷幙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羨縻擊強宗絕無鯁避歲丁凶饑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潢池則殲僞漢遺種如士燮之威震諸蠻旣晉職於秋官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鐵案不搖真覺操三尺者爲律拔人命於註誤紛紜之中死不寃生不濫

諫稿具在奚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春而半升之誥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璫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爲臬副而時相不敢爭利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借公於郡凡諸異異簡不勝書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

乾坤正氣集

卷四四七

十三

卿登壇唱和當官罔貸其伯兄謝顧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子絕陸冢宰重囚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郤餽金而暮夜不欺一過鄰封而酷吏改德洎乎辭榮聖世囊止一琴勇退急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墜淚之碑李令伯心切堂前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歡聚順者廿年至若二徑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塾隘時聞還券之言接後進譎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字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个不取於他人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之遺理學至深晰濂洛闢聞之要刻有因明撤部合爲明志一書總之陰德如耳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爲名宦合十三郡而絃頌如新因思膠邑自有鄉賢何二十

年之沮豆尙闕伏乞俯從輿論批祀泮宮庶藝好在人江右無獨
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海壖有不墜之風聲矣

與龔智淵書

春闈榜發我兄又遭擯斥則足之歎賢者不免然我輩不朽原自
有著力處科名得失不足撻高明慮也況時局至斯弟雖倖邀連
捷亦仍袖手無爲俟臚唱應點畢決計束裝歸里向海濱村落中
尋塊乾淨土與二三同志讀書談道長爲鄉人以沒世而已若使
奔走長安趨蹌要路稱爲某某入幕之賓某某薦舉之客無論素
性不耐煩併非平昔切磨厚意也

此與下三篇俱朱極艱
展於龔開泰齋中得之

與龔智淵 時乙酉六月十六日

今早至南關見我兄區畫謹嚴井井有法所練鄉兵皆俯首承教
當由賢昆季忠憤之氣實有以攝服之也而偷生敗節之徒輒哂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十四

爲螳臂當車自斃身命噫讀孔子書成仁取義互期無負斯言而
已若輩無知一任誚笑可也

又 乙酉二十九日

松陵消息甚惡舉義諸公盡血肉委地矣銀臺公訂於今晚設祭
諒相見不遠當卽在旦夕間與諸公晤於地下也

又 乙酉七月初二日

聞兵已過太倉漸逼葛隆鎮愁慘之氣城中四起鄉兵闐然欲散
北門已有出走者我輩第靜以鎮之可耳此刻將造銀臺公所明
晨期與兄握手以畢此生師友相知之誼

答夏啟霖書

弟日來病痛乃是於人倫物則上有透不過處發念雖真且正而
求通不已遂成心病如值牆壁者然其弊與膠滯滯聲色貨利者異

趣而同歸信乎無真則妄不立真者妄之媒也惟思善不思惡乃
做工夫入手處思善未誠流而爲惡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
今晨懺悔前過矢不復犯輔仁之益實資至友唯時賜錘劓使其
不淪於惡幸之幸也所參庸義大段精詣自半部以後尤有風行
雷動之氣清心細對則兄之浩氣直養汨汨乎來吁可畏也其中
小有商略處或在有意建立而語脈不圓過求深微而間成穿鑿
然亦百中之一無非全美且弟隔垣而望尤過無當唯不敢蓄之
於心而不吐故僭注行間或再一示研德可乎憶昨午晤對時兄
謂應試必不望富貴唯順風而呼以爲行道之地則此意不能無
也弟退思之資今日之科名以爲行道決無是處化當世莫如公
傳來世莫如書此又不待科名近代陳剩夫胡敬齊之流又何嘗
藉科名耶兄應試自無妨且尊大人意也但勿贅此科名意乃大
乾坤正氣集

卷四函七

十五

善耳殘冬尚有十餘日有便相晤長冀謔言

此一篇得之
毛純齋中

與侯廣成尺牘

碑文謹嚴雄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兵後半爲太史公點睛則尤
千年來未經拈破者不可妄汚佳橐輒述所見以復偶見呂后紀
中襄平侯紀通索隱以爲信子查史漢諸侯年表皆云紀成子則
信不候無疑矣

以下文集補遺俱
得之秦漢齋中

序

寒谿詩草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聞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窗驛
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家傳寫諷誦以爲唐
世陸魯望方彖英之流實能遺外聲利予對止壑非夫跋履朱門
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往余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聞古臣

之名并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生事過膠余乃得交其人盡讀其前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陟鳥目過破龍澗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竅岑峭蒨移人情性甚矣古臣之詩之有得於山水也余昔年嘗經廬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余之所愧者告之

葉念庵先生遺藁

崇禎戊辰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陸務觀曰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十六

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庵先生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奧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愨而得精者矣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卒之坎壈以歿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掩卷不欲觀或勉強卒讀皆以爲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必不爾使

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十人知已可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稿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徐宗題制義序

庚辰

嘉隆之間吾嚶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勸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模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鏤琢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父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卽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矻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闢而益章久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七

而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古壯思湧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上邇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範山海排戛雲霆洗削纖巧藻黼大章固已闐然升作者之堂而齊其歲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昔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前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而其絳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余故讀宗伯公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稿若干首問世余爲序其

淵源書之首簡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壬午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鬻序官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髮積雕鏤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都予困塲屋久疇昔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者乞弁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幸與不幸而已矣使幸則侈然以喜一不幸而卽愀然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遠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七

七

世固有往返於三食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馬未敢輕言乎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其規撫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非取其廉
纖綽約聊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之三代以後詩
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白染翰爲詩者亡不置兩公口
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恆失之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
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
持故也夫賢達之士奇情浩氣素苑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
以傳不仕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人
也有陶之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代之
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沉鬱頓挫跨壓三唐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

一

詩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則多讀書多遊名山
水交天下幽憂沉廢之士凡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
之瓌細皆逃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
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淺淺者所得而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
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摹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
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衆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
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
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訓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曰窮之益人甚
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
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閒哉獨惜先生
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
水遊歷則猶有歎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真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

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卧遊者乎徐仲車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爲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縉流墨客一丘一壑者能各出其詩鼓吹而陶咏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有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小生世儒所能測邪耀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乎古人而已

題袁節母吳孺人霜哺篇

嗟予不逢兮適此亂離感感靡騁兮言歸故閭縱觀今古兮俯仰興悲節義皎然兮厥志罔欺女子事人兮德以爲儀一與之齊兮終身以之念茲賢母兮不愧鬚眉殺身何辭兮睠此兩兒泣血明乾坤正氣集

卷四

二

心兮白首爲期凡百君子兮視此女師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皦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爲妄者也不其不爲妄者折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五行則有水火木金

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觀之爲木而言之爲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卽天之十干也又因是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巳酉樂應辰未哀應戊丑是人之六情卽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朧朧星行之飛凌歷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開堂凝旒充纘以及班朝泄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前英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做詩之言不顯無斃易之言惕若

自強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做之刀劍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自得其心因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人以從欲不違道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言而甄叙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草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作曰此天叙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於天而天下之人亦號號焉如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諭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不折一絃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輓電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

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觀之治迨熒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學漢唐諸君不足儼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之以望高覆之以測深卧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以爲方裁制萬物惟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美入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耆艾魁壘之士終日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隳枯也故日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八

四

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擬上念歲祿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

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羣臣謝

表 崇禎十五年

伏以帝德罔愆啟殷憂於民瘼王心惟一厘清問於時艱道惟約已以裕人心在勝殘而去殺石田茅屋乍見陽春棘木槐廳共騰嘉氣竊惟禹分九等作貢惟均周訓五刑亭疑不濫月要歲會先計有年無年之殊羨里夏臺並懸重刑輕用之典漢世之蠲除有一繇田租以及賑貸史不絕書高帝之約法惟三自盜賊以至殺傷

過此皆赦蓋當勞止之歲衾禭且賜於朝廷况秉欽哉之心獄岸
敢苛乎雀鼠慨鹽鐵始於敬仲而祖其說者酒酤茶漆無所不算
亦無所不征洎督責本於李斯而揚其波者官墨剽黥有罪必加
亦有加必酷起元朔迄延熹得官多在於輸粟前崔實後劉頌議
論間主於肉刑海魚增三倍之租木鶴絕千聲之鼓人職貢者熊
皮鵬羽卽珠飛窮海而必追隸刑官者茶苦脂凝雖錢有雇山而
罔貸歷觀唐宋除陌間架青苗手實之文與凡酷吏拂足捐雲突
地死豬之法心乎痛矣涕旣隕焉蓋黃紙放而白紙收不禁品屋
圍桑則以頭會繁而刑章益峻赭衣多而畫衣少因之屢貫鼻醜
則以金贖重而賦入滋艱不遘聖明何知民病茲蓋伏遇仁侔覆
載道協禹湯起藩邸入鈞陳二十而以德盛攬河魁握金鏡千年
而快河清嗣王業於千畝之間祈田祖而祀農皇儉勤日著拔元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應於崇朝之頃清掖庭而肅盤水威武彌尊重思昭代之興隆實
繫本根之深厚高皇帝念民疾苦始編賦役黃冊而升勺斗合皆
自糧長以輸官倉宣皇帝法天好生因讀立政周書而笞杖徒流
皆責三司以平冤濫蓋漕東南米粟四百萬水旱則蠲更定大
明律令六百條矜疑心赦是以農政修而蠶繭被於山谷馴致斷
獄少而鵲巢依於貫城列聖以來淳風茂矣惟天運承平旣久暫
焉穀貴人荒兼有司訓導不昉漸覺鷹鷂魚亂屑榆無粥家家掘
蟻燕於寒山覆日有益往往泣黃沙於虎穴楓天棗地之國鵠作
面而較枯嘉石圓扉之旁蟲化肝而猶憤召杜旣遠于張不生遂
使百姓倒懸之悲壅於閭見則朝廷無繇而知朝廷子惠之意格
於奉行則百姓無繇而被驅蒼赤作雕題鑿齒積怨愁爲雉磔石
言禱甚桑林歎深梧象用渙綸音於薄海俾寬籌策於大農除積

久斷自十二年以前軫兵荒極於十三省之內繼降再三之赦并
諮不二之臣操丹筆者敬哉無令請室幽魂乞餘靈於渡蟻歎蒼
鷹者誰也務使海濱孝婦聞吉語於金雞聖意叮嚀人情抃舞頓
使河山千里之外麗眉鮐背盡同醺釀於一堂天威咫尺之間棺
絮歐刀立起然灰於白骨若夏稅若秋糧知百姓寄財如外府或
漕除或減等知王者用法如江河人無卜式之心詎譏平準獄罷
臯陶之祭盡是福堂臣等心存撫字意主明清讀孫樵驛壁之題
知囊有金錢卽是王民之蠹賊詠蘇軾獄中之什念魂飛湯火重
干天道之陰陽值茲大誥之重申竊以官箴而自矢穀方秧節麥
方弔旗民最苦青黃之不接頭有針薰足有刺劊囚敢言奏報之
皆虛永惟周廩漢倉可無長計以足國若彼鄭書晉鼎實則古人
所不談政益拙於催科文勿深於析律庶幾撫摩瘡痍待疲甞生
乾坤正氣集

卷四

六

意之復還亦或接踵循良爲聖世太平之一助伏願軒圖廣炤堯
鏡增輝因已蠲推所未蠲雖尺帛束穗皆女織男耕之所積因已
赦思所不赦彼青巾白馬豈金科玉律之所寬量其入而出可知
雍厥魁而餘罔治將見蝗蝻不敢爲虐冷風清畝歌樹桑納稼之
休懈豸皆能觸邪潢池綠林邀衅甲銷兵之樂

策

執事策士之首卽以古帝王之術本於誠一者爲問生竊有感焉
我皇上日旰求食未明求衣可謂誠矣拔去大慈修舉祖法京京
焉思所以新美天下之風俗者十五年於茲可謂一矣然而敵不
靖寇不滅旱蝗洊臻道殫彌望此皆天所以啟翼我皇上而底斯
世於綦隆也豈誠一未至之咎哉又豈誠一外別有操持而後可
哉蓋亦仍就執事所引臯陶之言知人安民者求之而已矣知人

者上自元寮下及州縣皆能擠擻而後可安民者內自輦轂外及邊庭皆能扶持安全之而後可二者相提而較則安民必本於知人不易之論也請言知人之法古者三代盛王出則見三公六卿入則御繻衣虎賁攜僕奄尹之屬無小無大皆朝夕遊處而後能知其爲人降至於漢去古已遠然而馮唐袁盎之徒皆郎官小臣或得與人主直言曲譬如朋友然或參處深宮之間至斥言其嬪妾之可否而人主不以為忌其臣不自以為嫌故宮中府中咸若一體耳目不壅而政事疏通也孝武失德頗多乃其知人之明獨絕千古者亦以霍光日磾諸大臣皆取諸周盧環衛之間也自時厥後若唐太宗於房杜王魏諸臣皆一二評隲深中其隱諸臣亦釋然服之雖太宗之天賦英敏哉亦其君臣之間相與無間而後至此也我皇上聖明首出同符三代不可以文帝太宗爲喻生請

韋坤正氣集

卷四十八

七

以祖法言之始置中書省召許元胡翰日會食其中輪講治道非聖祖之所以禮耆儒乎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備顧問非聖祖之所以親法從乎州縣所貢孝廉人材皆得引見長吏以治行稱者召見獎勵賜坐宴而後遣非聖祖之所以接遠臣乎生故以為欲盡誠一之義必極知人之明欲極知人之明必通下濟之義公卿府部召對平臺綸音傳諭未已也必朝夕繼見以詢之州縣小吏卓異奏聞天章褒慰未已也必臨軒清問以察之務使人材賢否邪正之故無不明中外纖悉隱微之情無不達然後本任官稽成之法設移風易俗之條推之輦轂則輦轂清推之九邊則九邊靖矣是則知人者安民之本也知人安民者治天下之本也誠者誠此者也一者一此者也若夫玩心神明涵養聖敬則有典謨所

載與夫二祖列宗之心法煌煌矣

夏后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賞罰者曠世之砥石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爲治雖然懸賞罰以爲權而以精神加厲其間則董江都所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倘亦可參用其意乎今天下之精華稍竭矣求之以足國裕民而鑄山煮海泄盈劑虛者未之有也求之以奇謀異勇而飛蒼走黃揜陰闔陽者未之見也章服不可謂不榮也蕭斧不可謂不凜也然而蕭然如病者之未愈屹屹然如芒刃之頓而不行者何也生竊以爲足國裕民之無人者士溺於科目之習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奇謀異勇之不出者士拘於資格之說始以是求之旋以是困之也馬端臨有言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則磨勸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則操觚未技得以階榮進之路今使漢桑孔唐劉晏日操三寸柔翰剗剗緝拾一旦處之以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一

八

大農筦之以國賦其能精思熟計如曩昔乎必不能矣今使謀若孫吳勇如黥彭俯首弭耳奔走諸大吏前欄門下廝役其能安然而爲之乎吾又知其不能矣國初三途並用其最重者薦辟與鄉貢次乃及於科目其有茂才異等曉習兵農禮樂天文地理河渠律歷兵陣王奇諸科者皆不繇塲屋一出卽爲臺閣妙選方面大臣若國初用師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而以文大臣總督參贊其勇智足仗者雖拔起行間亦未嘗鄙之爲粗人目之爲噲伍也故其時豪傑有義之士旣得專意於實學而纖利小才亦趨然思所以自見蓋文士之鮮實學也自輕鄉貢罷薦辟而獨崇科目始也謀勇者之不樂自見也自痛抑武弁始也近則薦辟之法稍施行矣而州里不勸駕舉主不連坐邊隅多事日增武臣而其求之也不精制之也多方古之推轂而命者不如是也誠復國初鄉貢

之法責成學臣務重實學不獨以觚槩從事士之華實相副者年
書月考學成而貢之朝勿拘限年之例而於薦辟至者稍爲隆重
其文重之則吾之責之也深而舉主亦甘受不稱之罰士之足國
裕民者出矣武弁則開以丹青之信誓以茅土之言有能滅寇平
賊者朝廷不中制文墨吏不掣肘但用唐世以裴度督李愬之法
節制遙聽於度而兵機進止一斷於愬彼才氣旣伸而飛揚跋扈
之心亦不得作也士之奇謀異勇者出矣夫有燕昭之金臺而何
患無樂毅有漢王之拜大將而何患無淮陰苟行此而奇士不出
盜寇不平則許綰有言臣請以臣首爲殉

明道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亦必有濟語吏治於今日蓋其
亟也吏治不越威愛兩端然威愛豈雜用之術並施之方哉古者
國僑治鄭有火烈之言董安于理晉陽有峭澗之論黃霸治潁川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九

實以精密行其慈惠孔明治蜀亦云法行而後知恩然則內以愛
爲本而外以威濟之始以威爲導而終以愛拊之吏治止是而已
漢之六條唐之四善所以制官方也不可舉而施乎宋璟之爭限
年陸贄之議七患所以正銓選也不可擇而避乎卓茂之自密令
入爲廷臣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所以優守令之叙也今豈無
循良乎唐太宗書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宋仁宗之牘記其名臨
辭陛見所以嚴守令之課也今豈有異術乎生竊以爲今日吏治
之弊在考察太寬遷代太亟牽制太多督責太嚴祖制設撫按官
巡行州縣考察守令舉其循良清白者劾其貪酷罷軟者又諭吏
部考察賢否以牧愛宜民者爲最撫按官所舉不稱一體論劾今
皆不能舉其實矣所謂考察太寬也先臣周忱繇長史徑陞侍郎
陸瑜繇布政徑陞尚書此皆嘉以布聞就加官秩久於其任然後

責成今則近在三年遠歷再考輒得美官以去吏視州縣如傳舍耳所謂遷代太亟也等守令而上之有二司等二司而上之有撫按奔走伺候惟恐不力跪拜造請惟恐不虔昔人喻之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所謂牽制太多也軍興以來催科辦者爲能吏轉輸緩者爲棄材如祖制所頒祀神恤孤學較諸科皆廢而不舉非其不能實不暇也所謂督責太嚴也誠能申敕考功振刷風紀以救考察之弊璽書慰勞增秩記功以救遷代之弊慎選方面大臣具報所行所禁以救牽制之弊旁諮地方水旱量議所征所貸以救督責之弊吏治其有鳩乎抑有說焉吏之威愛皆本於廉廉則不可以不養也古太守祿二千石縣令祿六百石今守令之祿財及古者四之一耳彼內顧父母妻子之養無以爲資而退循其耳目口體之際儼然也禮俗之酬應迫之上官之苞苴迫之交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十

游親黨之邪說迫之則其勢不得勉而爲善生竊以爲國家宜嚴汰冗員稍節水衡工役及燕賞織造諸不急之費而以其所節者量加守令之祿以養其廉至於奉事上官送往迎來者有禁竿牘遊說之屬有禁私買利田宅盈千畝者有禁而又嚴高皇帝犯贓謫戍之罰則吏治之興日可俟也生請歌羔羊矣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奉上德意勸農課桑使旱澇有備而百姓給足者守令之事也兼權熟計與周官九式九賦相出入者非守令之事而廟堂之事也今天下豈憂財少哉患所以耗之耗財之患莫大於兵國初九邊糧餉多資鹽引屯田不全藉輓輸也萬歷中九邊始藉京運增至二百餘萬當時已苦其多今自兵寇交訌以來遼餉勦餉歲增不已新舊幾二千萬兩計其額已十倍於萬歷時國初無論矣敵人闖入或曰將少也則增督增撫增都督增

參謀贊畫增副總兵參遊以下諸員不知其計也流賊公行或曰兵少也則增兵二十萬而文武諸臣之在行間者召募家丁挂名幕府不知其計也竭生民之膏血歲輸九邊遠以克債帥之囊飽乾沒之腸而國計於是乎大病夫金穀相輸猶血脈也日流於身故無疾一或壅之而癰疽生焉疾病作焉今則其壅之之時也雖使守令日捐捐焉以勸農爲職其富至於土等黃金谷量牛馬而兵日益加餉日益增則亦拱手圍視末如之何已矣雖然增兵增將者亦曰顧事體何如不當惜財耳生觀古者大將握兵於外獨出獨入始能成功高仙芝封常清之兵敗於中使督戰李臨淮郭汾陽之兵敗於節度不一是將宜擇而不宜多也勾踐伐吳信陵救趙皆下令三日汰其癯弱思歸者過半曲端之對張德遠亦曰見兵四十萬人必斬二十萬人乃可用也是兵宜擇而不宜多也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六

十一

夫兵與將本不宜多而沉重之以冗祿浮餉使中國蕭然繁費哉今宜嚴擇將精練兵汰軍中不必設之官以減冗祿汰軍中不必用之卒以省浮餉則民力寬矣然後師充國孔明羊祜杜預韓重華李抱真之法以屯田變葉淇之折色以中鹽通宋元以來交子會子之意以制錢鈔採晁錯募民入粟塞下之論以通開納則有司之事次第舉行可也雖然四者之中開納亦弊法也不足則行之有餘則直罷之而已矣

事固有若不相繫而實相繫者詩頌衛文而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頌美魯僖而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思之無邪心之塞淵本於幾微而騶牝從焉而馬臧焉此皆有深至理可繹思也故馬政有得失而世之古今吏之勤惰兵之強弱皆在乎此矣生請略言前代馬政以復明問可乎漢之馬盛於文帝而耗於武帝蓋文帝時

馬養於官又養於內郡又養於邊塞至武帝侈心好大青去病窮
追慕前士馬恒耗十之六雖其時匿馬之罰甚峻大宛之使益出
而於馬政無補也是漢之失不在於求馬之不勤也唐之馬盛於
貞觀至麟德而耗於開元蓋唐興養馬於監牧又養馬於飛龍廐
張萬歲實能其職至玄宗倦於政事安史禍生而苑監之馬皆沒
雖前有王毛仲善牧養後與突厥吐蕃互市而於馬政無補也是
唐之失不在於牧馬之無人也宋之馬盛於治平而耗於熙寧蓋
其初市馬於邊而於河東京西宜馬之地興置監牧至安石散國
馬於編戶賦監苑於民間民病而馬亦大耗雖文彥博力爭新法
於前李綱申復舊制於後而於馬政無補也是宋之失不在於議
保馬者之無正論也我國家建監設苑馬事至詳說者謂兩京河
南山東牧於民卽宋之保馬山陝遼東牧於官卽唐之監牧然在

邊者病其無實而在民者苦其有害近則春秋二運折色之弊旣
行西北二邊和市之路并絕京師三大營所需馬三萬匹而倒死
兌補之餘管不盈數千九邊各鎮所需馬四百餘萬同寺折色嘗
苦其不繼也爲今之計如清察草場之侵占者優卹馬戶之窮苦
者隴右岐幽宜勘實牧地廣行字畜養馬丁田宜悉徵租金以召
牧圉而又重岡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此皆
大略也生則以爲兵不强馬政不可得而復也三大營之兵不强
各鎮之兵不可得而强也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唐初止得突厥
馬三千隴馬三千耳而馬卒蕃息豈非南北軍與府兵爲之根本
乎若今日京營之兵不强雖渥泔汗血之駒驪驢一骨之駿將安
用之且夫制蹂躪之邊庭當用古偏箱車搜深山之流賊當用步
卒登海防邊楚蜀上流防寇當用舟師此皆與馬政相維持者譬

諸一髮牽而眾髮隨動未有馬政獨強者也聖明在上行將內清
銅馬外服屠耆生且言其進於此者而造父非子之事不暇以詳
焉

27992

陶庵文集卷八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十八

十三

